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插图

红楼梦



小和山樵 著

黑龙江出版集团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下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红楼梦

下



曹和山樵 著

黑龙江出版集团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复梦 / (清) 小和山樵著. — 哈尔滨: 黑龙江
美术出版社, 2017.4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318-9656-2

I. ①红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1460号

红楼复梦

作 者 小和山樵
责任编辑 陈 澈 于 澜
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
邮政编码 150016
发行电话 (0451) 84270514
网 址 www.hljscbs.com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20×1020 1/16
印 张 49.25
字 数 899千字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18-9656-2
定 价 70.00元(上下)

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第五十一回

云巢庵宝钗题画 金山寺珍珠投江

话说王夫人们祭奠完毕，正在吩咐焚化纸钱，不提防黛玉的坟后跳过一人，叫道：“太太们怎么来到这里？”王夫人同着奶奶、姑娘都吓了一跳。

回头细看，原来是栊翠庵妙玉的徒弟月上。王夫人忙问道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月上道：“自从老太太出殡那一天，师父被强盗劫去，我几番要来见太太，总被那包勇阻住，不叫进来。后来庵中无主，师弟兄们纷纷各散，我也不及拜辞太太、奶奶、姑娘，就同着伴儿回到苏州，在本庵里耽搁了两年。这云巢庵有我师伯在此住持，因为老病无人照应，故此要我来。不到半年，师伯去世，我只得收了两个徒弟，做了云巢庵的住持。刚才庵里的老道看见几十乘轿子，他打听抬轿的，知道是太太们在这里给林姑娘上坟。我听见这个信儿，赶着个走近道儿抄在林姑娘的坟后过来，见见太太。就请太太们到我庵里去坐坐，错过今日，又不知几时见面。”王夫人听他说完，不胜感叹，问道：“云巢庵离这里有多少远近？”月上道：“离此间不到半里来路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也罢，到你庵里去逛逛，我还有话同你商量。”月上道：“太太越发精神了，大奶奶还是照常的样儿，倒是宝二奶奶同袭姑娘、平姑娘都胖了些，巧姑娘长的更俊。这两位姑娘不知是谁，没有见过。一位很面熟，这一位有些像我师父。环三爷同兰大爷也换了个模样儿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月师兄，你说的是些古诗词，同咱们现在这几个人都是两世的了。你今日遇着咱们，真是‘不知秦汉，无论魏晋’，我同你此刻不知谁是武陵渔人。”珍珠们忍不住的好笑，说道：“宝姐姐越发闹的酸不嗤儿的，你只顾说话，叫太太站在这里等着。”宝钗道：“不错，请太太坐一坐，要去那里再去。”王夫人领着奶奶们，就在林姑老爷的大坟旁边条凳上坐下。周瑞们抬过桌子，端上好茶，摆了点心，荤素皆备。王夫人让月上坐下，宝钗道：“让我先同月师兄将秦汉以来故事大概说说，使他亦有沧桑之感。”平儿笑道：“罢呀，老祖宗，你别恼死我了！”王夫人们只是好笑。

宝钗笑着用手指平儿，对月上道：“这位是琏二奶奶，巧姑娘的令堂，不是当日的平姑娘；这位是太太的女儿珍珠四姑娘，也非当日大观园的袭人姑娘；这位是太太的小女儿友梅六姑娘；这是我的妹子薛姑娘，原是你的贵同事，馒头庵当年的智能师父，如今不是五台山的和尚，入了我们的胭粉

教，做了薛二姑娘。只有太太同咱们这五六人还粘着点古气，所以你刚才说起古话，我尚能为你言之。”王夫人不禁吃吃大笑，说道：“宝丫头的这几句说话，又胜过一篇《桃花源记》。”月上笑道：“我说薛姑娘怎么这样面熟，谁知是咱们改了教的旧朋友呢！我刚才不知，请琏二奶奶同四姑娘都要恕我。”宝月、珍珠道：“咱们是当年的好友，谁知今日相逢又是一番境遇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让月上吃点东西，咱们到他庵里去坐坐，慢慢再说，晒在这里也不是个事。”奶奶、爷们随便吃了点心，又换上新茶。王夫人吩咐将点心撤去，分给众人。

周瑞上来回道：“给太太备下酒饭，在平山堂伺候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咱们要到云巢庵去，还有会耽搁，你将酒饭送到庵里去罢，再添点素菜。底下人的饭，不拘他们爱在那儿吃就在那儿吃，不用等着。”周瑞答应，出去料理。月上道：“我先回去等着迎接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很好。你先去，咱们就来。”月上答应，仍向林姑娘坟后走了过去。

太太们等着众人吃完点心，又命贾环、友梅、兰哥儿、巧姑娘向两处坟边再拜一回。焚纸、奠酒已毕，吩咐伺候。家人们赶忙搭过几乘大轿，丫头、媳妇伺候上轿，各人去找各人的轿子。那些轿夫都认得云巢庵的路径，一顺儿抬着，在那青枫黄叶之间，穿林越陌，走不过半里多路，已到云巢庵的门口。两边松柏参天，还傍着一林大竹。太太们轿子抬到山门刚才歇下，那些姑娘、嫂子们先下轿子，飞奔过来伺候。

月上带着两个徒弟站在轿边，扶着太太下轿。其余丫头、媳妇们，各去伺候奶奶、姑娘们下轿。王夫人领着进了山门，先在布袋罗汉面前拜了一拜。走右边进去就是佛殿，面前十分宽敞，左右四棵古柏，石幢边种着各色菊花，烂如碎锦；东西廊厢房、客堂，望去俱皆雅洁。太太们一路赞叹，进了大殿，看见上面悬着一块洋漆金字大匾，写着“青鸾白马”四个大字。两边大柱上挂着金字对联。王夫人看那左边是：

三生如梦，不须动说伤心，试看纓络珊瑚，何必问奇花芳草；
又看那右边对句是：

万法总空，何处可寻恨事，但听晨钟暮鼓，作什么残月晓风。
王夫人看了点头夸赞。宝钗笑道：“原来是干爷的手笔。”王夫人看那下边的款写着：“翰林学士丹徒祝凤薰沐敬书”。王夫人叹道：“古人之笔矣！”月上们在三尊大佛面前早已点上香烛。王夫人走至拜单前，拈了香，虔虔诚诚拜了四拜。奶奶们轮着拜佛。两个徒弟鸣钟击鼓，师徒三个伺候。拜完之后，就在佛殿上行礼。

拜见毕，请太太们到禅房去坐。月上领着出了大殿，走东边绕过一带竹篱，进了丈室门。花木扶疏，绿苔白石，地下满铺鹅子，秋草离离。西边山



子上，有老梅数棵，盘屈苍古。东有小池瘦石，倚着金粟两棵，芬芳馥郁。太太们来到禅房，见满壁图书，陈设精雅。宝钗四围看了一遍，笑道：“真不愧为妙玉的徒弟。”王夫人叹道：“这几样东西都是妙玉心爱之物。”月上赶忙让太太们坐下，亲自将几对旧磁茶杯取出，烹上蒙山玉版，用雕漆小茶盘先送太太，挨次分递。李宫裁端着杯子也看了一会，笑道：“不知太太可还记得用这杯子吃茶的时候？”王夫人听说，将杯子也看了一会，说道：

“这还是那年应着老太太在大观园吃酒后，带着刘老老到栊翠庵闲逛那天，妙玉取出好些旧磁杯子，不知是他不是？”月上道：“太太真好记性，一点不错！那天师父因刘老老吃了一杯，心中不乐，谁知宝二爷看出我师父的神气，将那个杯子要去，给了刘老老。这句话转眼已是多年，真令人不堪回想。到后来，只有林姑娘常同我师父往来。自从林姑娘死后，师父就失了一知己。”用手指道：“那幅山水是师父最得意珍藏之物，上面还有林姑娘手笔。”

宝钗同珍珠听见，忙将茶杯放下，走到对过香几前，见是一幅单条，画的是《江村平远图》，笔墨精神十分活泼。看上面落着款是：二峰道人写于长安之闲花阁。念那原题的诗句道：

轻烟漠漠柳毵毵，一碧波光混蔚蓝。

流水桃花无恙否，十分春色似江南。

又有野云居士题一绝句道：

青山如醉水如痴，杨柳风柔烟软时。

试向江村询乐事，个中只有二峰知。

珍珠念完，宝钗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袁供奉的手笔，无怪妙玉爱若珍宝。”珍珠道：“莫非人人传说的风流袁太史吗？”宝钗道：“非也。这是东吴名士，风雅孝廉，其笔墨另有一种清新俊逸之气。”珍珠道：“宝玉房中挂的《关山行役图》，款落‘野云居士’，可就是题画这人？”宝钗点头道：“亦是风流名士。咱们看林姑娘的诗，自然别有风味。”宝钗说毕，高声念道：

江树江云别一天，故园风景亦依然。

而今往事都成忆，不到平山又几年。

宝钗念完道：“当日林姑娘题这首诗，不知又出了多少眼泪。这二十八字，令人读之犹似潇湘对泣，真所谓文生于情也。”看他落的款道：

栊翠道人以二峰先生《江村平远图》索予题句。读其诗，不禁有红蓼白云之感，因作二十八字，以志乡思。潇湘子黛玉题于栊翠文堂。

宝钗笑道：“不出我之所料，林姑娘题诗之后，一定恸哭一场。”珍珠道：

“且看妙玉是怎么题法。”念道：

迷离云树隔江村，看不分明水一痕。

天外数声归去雁，板桥烟锁月黄昏。

宝钗道：“妙公诗句清新，超群脱俗。何以这人竟遇魔劫，真欲令人掩书三叹！我对此画图不禁心驰神往，意欲同你各题一绝，以唁故人，不识你亦有此佳兴否？”珍珠笑道：“我的诗学，你所深知，必欲助兴，我也断不敢辞。”宝钗大喜，命月上将这幅单条取下。王夫人笑道：“宝丫头的诗兴又发作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这叫做老太太梳油头，又少不了他这一根子。”月上已将单条取下，放在香几上，屋里去将他师父的一方老坑端砚捧了出来，命徒弟去取出银毫古墨，滴了新汲水，细细研起墨来。王夫人见他两个要作诗，就领着大奶奶们到月上的内房闲话。

这边宝钗、珍珠各人执笔吟哦。不多一会，宝钗业已诗成，提笔写在黛玉之下。写毕，珍珠过来念道：

图画天然妙自知，我今相对月来时。

潇湘何处归云去？千古风流一大痴。

来访平山水亦平，江村如旧故人情。

何时得倩先生笔，添个茅庵寄此生。

珍珠道：“宝姐姐这两首诗有无穷的感慨。若叫林姑娘同妙玉看见，不能不临风而涕。你落款罢，我可以不用作了。”宝钗道：“那不能，我落款，你敢不写上？”说着，提笔将款落了。自己念道：

戊寅九月，返棹金陵，过平山，展潇湘之墓。得遇月师，相将

至禅室。读两故人题二峰先生《江村平远图》，不禁人琴之想，与

珍珠妹各赋短章，用以志感。宝钗氏识。

宝钗念完，笑道：“我看你写不写？”珍珠道：“我虽作了几句，总也跟不上你的，怕写上去被人笑话。”宝钗道：“老姑太太，你少要谦虚，谁还来笑你吗？”珍珠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别瞅着我，等我写完了你再来瞧。”

宝钗笑道：“怕我学了卫夫人的书法吗？也罢，我去瞧瞧太太们再来。”说着，转身到来内房，只见太太正同月上在那里说林姑老爷坟上的话。听见月上道：“我再没有不遵太太的命，就是这样，横竖太太只管放心。”王夫人见宝钗进来，说道：“我将林姑夫的坟墓托了月上，叫他就近照管，咱们每年送他几两修费，省得找人看坟终不妥当，倒不如他们总在这里照应着，很可放心。”宝钗道：“太太的主意很是。咱们竟托了月上师兄，留下几两银子，赶着将坟修理修理，两边的碑都要竖正。”月上道：“太太、奶奶只管放心，都交给我办，总错不了。”

太太们正在说话，周家的进来回道：“酒饭都已齐备，请太太示下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就摆在禅堂里罢，咱们饮着酒，同月师兄多说会子话。”周家的答应，出去料理。王夫人问道：“珍丫头还没有作完吗？”贾兰道：“四姑娘早作完了，对着诗在那里出眼泪呢。”宝钗道：“珍珠这几日郁郁不乐，自言自语的只是叹气，我也摸不着他是为什么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且等到家后，慢慢的让我劝他，这会儿也只好随他。”月上笑道：“难得太太、奶奶、姑娘、爷们到咱们这里来，应该吃我的便斋，怎么倒吃起太太的来？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什么你的我的，今日本来也不专意到这里来，真是无意相逢。等着下回来给林姑太太上坟，到你庵里住几天，再吃你的不迟。”

太太们走出禅房，见珍珠靠在香几上，一手托着腮，呆呆的瞅着那画。大奶奶们走过来，笑道：“你怎么出了神？”珍珠赶忙站起，说道：“题了两句在上，甚觉不好，在这里惭愧。”宝钗道：“少要谦虚。老姑太太你请开，让我来领教领教。”说毕，将珍珠推开，高声念道：

妙笔江村图画，禅房桂粟零香。年年风雨怨重阳。今年怨，另
有断人肠。梦里银瓶金屋，人间枕翠潇湘。当初今日两茫茫。
思往事，羞对菊花黄。

右调《江月晃重山》，珍珠题于云巢禅室。

宝钗念完，点头赞道：“使得。本来这题目难作，又要赞画，又要伤妙玉之遭魔、潇湘之夭折，并自家的昔年今日，即景言情，此调包括殆尽，用意亦深，倒很可去得。真好孩子，不枉我一番耳提面命的苦心。”珠大奶奶们都笑起来。

平儿道：“喝，真像个先生口气！别在这里讲诗作赋的，太师妈等着吃饭呢！”众人一齐笑着走了过来，月上忙将单条依旧挂起。王夫人吩咐别上一张桌子，命贾环叔侄两个连月上俱依着次序坐下。丫头、媳妇们伺候上酒上菜。王夫人吩咐道：“你们既要跟来逛逛，不必都在这里伺候，只要两个媳妇上菜，两个丫头斟酒足矣。余下的都到客堂里吃饭去，也去说说笑笑，舒服舒服。隔一会儿，再着四个人来换他们四个去。只是不许混疯混闹的，安静些儿就是了。”众家媳妇同大小丫头们齐齐答应，慢慢的退了出去。奶奶、姑娘挨次给太太敬了酒，彼此让坐，对花饮酒。

王夫人道：“大观园若有这两棵大桂树，那年老太太中秋赏月时，还要添多少酒兴。我自离金陵三十余年，今日方见此君。”大奶奶们道：“本来这两株桂花开的十分浓郁，太太对此好花，应该畅饮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今日坐中有饮酒不乐者，罚他对花饮一大斗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太太出令，谁敢不遵？”宝钗道：“若是林姑娘在坐，他一定是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，乌睹其为快也。”王夫人们都不觉大笑。那伺候的两个姑娘不住轮番上酒，两个嫂子上菜。

吃了一会，又上点心。王夫人看了笑道：“这是鸡豆糕，我多年不尝此味矣。”大奶奶笑道：“内中除了宝妹妹，余外的只怕都没有吃过。”月上道：“会做这糕的，也就很少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什么风味？咱们大家尝尝。”众皆举箸吃糕。珍珠刚嚼在口中，友梅眼快，说道：“四姐姐，你那糕上有个大蚂蚁。”珍珠赶忙将箸上半块鸡豆糕一看，果然有一个大蚂蚁在糕上乱走。珍珠急将半糕丢在地下，又想口内一定也有蚂蚁，赶着一吐，谁知喷了巧姑娘一身。丫头、媳妇们赶忙过来收拾。

王夫人道：“我们吃的都是好好的，怎么珍丫头的糕上又有蚂蚁？”珠大奶奶道：“在他们香积厨搁的常远，这里的蚂蚁想来不很见过这样东西，也要尝尝；又看上了四姑娘，要去亲热亲热，不知不觉被四姑娘咬在口里。亏这一吐，倒落了个尸首，还算不幸中之大幸。”太太们忍不住大笑。珍珠笑道：“大嫂子也跟着宝姐姐学的会说韵话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且不要管大嫂子的韵话，我倒替你想了一联绝好的故事，并不是骂你，将来千古后，就是绝对的两个古典。”珍珠道：“是两个什么古典？”宝钗笑着念道：“楚庄王吞蛭愈疾，贾珍珠吐蚁殃邻。”王夫人们听了又哄然大笑。月上道：“今日之乐，很不减大观园风景。”宝钗道：“各有佳趣，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也。”此时伺候的姑娘、嫂子们已经轮班过两三次。

日已平西，渐渐凉风四起，落木纷纷。周家的进来回道：“外面起了风暴，恐要下雨，请太太示下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明日重阳，本来有个风暴，咱们赶着吃饭就走罢。”姑娘、嫂子们忙着上饭，太太们都不过随便吃些，俱皆完结。姑娘们伺候着银盂、净碗漱了口，又皆更衣净手，忙忙收拾，将剩下的菜果点心尽都给了徒弟。王夫人向大奶奶们将身上随带的银子凑了三十两，将十两银子给月上作香敬，“这二十两银子是给林姑太太们修坟种树之费”。月上接了，再三拜谢。自此以后，林如海的坟墓是云巢庵照管修理，此话交代不提。

且说王夫人们谢了两个徒弟，又赏老道几百钱，拉着月上说道：“一江之隔，不难相见。你可以常到我家走走。”月上眼圈一红，说道：“当日我师徒们深荷太太慈荫，豢养多年，今又同在江乡，自必更邀福庇。惟是此间并无护法，要求太太做个山门之主，以此为府上家庵，我们住在这里就有依赖。”王夫人点头道：“这很使得。等我到家定有章程，再来叫你商议久远之法。”

月上听了，领着两个徒弟赶忙拜谢，又谢过奶奶、姑娘、爷们，对着平儿道：“二奶奶回船去，先给我请琏二爷的安，等着到府上来，再当面磕头罢。”平儿听说，泪眼莹莹，未曾回答。宝钗笑道：“原来你尚不知，琏二爷同宝二爷一样，是你的贵同事，做了比丘公。”月上大惊，忙问道：“怎



么琏二爷也出了家？这又是那一股子劲儿？”宝钗道：“说也话长，等着你到咱们家来，再细细的对你说罢。”月上不胜叹息。

王夫人们走出禅房，来到桂花树下，因此时风起，满地铺金。抱琴对珍珠道：“六姑娘见外儿去了，回声太太等他一等。”珍珠道：“你快去瞧六姑娘，等着同来。”抱琴听说，飞跑去了。王夫人道：“你叫抱琴去找什么？”珍珠道：“六妹妹在后面还没有来呢。”月上笑道：“刚才我到坟上来，看见六姑娘很像我师父，瞥眼瞧见，吓人一跳，几乎要叫错。细瞧了一瞧，比师父矮小的多着呢，举止行为，越瞧越像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他是我的表妹子，从小儿瞧他大的，后来瞧见你师父，倒有些像六姑娘。你今日又说六姑娘像师父，到底不知谁像谁？世上人像的多着呢，也没有什么奇忒，你问问太太，咱们眼睛里常常看见像这个像那个的。谁有工夫去理会呢！”

正说着，只见友梅领着两个丫头，自己手里抱着一个花樽，笑嘻嘻走来，对着月上道：“你房里房外的东西，我也有喜欢的，也有不喜欢的，只有你屋里的这花樽我十分心爱，你且借给我回去插插花儿，等着你来看有心爱的东西，咱们再换。”月上道：“换什么呢？送给六姑娘就完了。这是我师父最得意的一个定窑樽，这里面不插别的花卉，单插个兰、梅、松、菊这四种花木，轻意不叫人手摸，供在自己屋里，十分爱惜。今日六姑娘中意他，这也是缘分，就送了姑娘。”友梅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谢谢，等我找点别的报你罢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家里各样花瓶儿还怕少了宝，你既要他，等明日找两个还他罢。”月上笑道：“连太太都说起这话来，还个什么呢。”太太们说着已来到山门口，家人、小子齐齐伺候。王夫人们辞了月上师徒，纷纷上轿。

正值风势甚紧，阴云布合，满空落叶扑面迎头，一片松涛惊心振耳。此时这些抬轿的放开脚步奋力疾行，刚刚赶到码头，那雨已倾盆而至。众人赶忙将太太轿子抬上船头，扶着下轿。王夫人随即吩咐：“风雨甚大，各位奶奶、姑娘及一切众人，都各回本船，不必过来。”又叫重赏各轿夫人等。众家人一齐答应，冒着大雨将各位奶奶、姑娘们都送下舱去。那些丫头、媳妇们没有一个不淋的浑身透湿，这是各人愿意去的，所以无人报怨。因太太吩咐，落得各船早睡。只有宝钗、宝月、珍珠三人，听一宵风雨，伤了无限的心情，直到夜色将阑，雨收风散。王夫人也是一夜未曾合眼。听见船上打起开船锣，忙着守夜的媳妇们去叫林之孝同周瑞进舱说话。

媳妇们去了一会，领着他两个走到中舱站住，媳妇们进房舱回道：“林之孝、周瑞请太太安。”王夫人吩咐将账子放下，叫他两个到房舱门口，先对林之孝说道：“我领着奶奶们要到金山还愿，耽搁一日；还到镇江祝府上去，只怕也有一两天耽搁。我叫环哥儿、兰哥儿同你带着家人男女们都先到

家去料理一切，只留下三位奶奶同我的四号船，余外的十三号船，一箍脑儿先去，不必等我。环哥儿们年轻，全仗你作主照应。桂老爷若在金陵，想来也住在咱们家里，你们到家后，凡是桂老爷合家一切饭食，咱们家备，别要桂老爷花一个钱。等你们将行李搬完，料理妥当之后，着个人到方山去，对管坟的说我回来了，叫他将各坟上打扫收拾，我到家三日就去上坟。还有些远族老亲，也要去通个信儿。找着一两家，叫他们开个细单子，是某支某派、某亲某戚、某辈某人，现在住居年岁，作何事业，必要细细开个亲族两单。这些事环哥儿们全不知道，你是我家三代老人，细知底里，就有人来冒认亲族，你是瞒不过的。我这会儿也说不了这些，不过说些大概，你去想着办罢。再者，你将银子盘费提出一千两，送过去交给珠大奶奶，你就对兰哥儿说，叫他同三叔叔先回去。派周瑞在我船上，再留下几个，余外的先去。周瑞先到金山去，对寺里和尚说，叫他明日请三十六众僧人拜一天水忏，夜间临江施食。这是我当年进京时许下的愿心。明日还愿，后日早间到祝府去。你到大奶奶船上领五十两银子，先到金山，叫和尚们赶着去办。你们两个都依着各人各去料理。”林之孝们连连答应道：“奴才们遵着太太吩咐去办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很好。官舱里叫环哥儿起来，将行李搬过船去。”

此时，贾环听见太太说话，也就赶着起来，忙忙梳洗完毕，走进房舱，在账子外给太太请安。王夫人又吩咐一遍。正说着话，贾兰也过来请安，回太太道：“林之孝送过一千两银子去，交给母亲收点明白。周瑞领了五十两去。孙儿的行李已搬过船去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很好，你同三叔叔到家，先给我料理妥当。凡有说话，都已吩咐林之孝，你们照着去办。这些原是你等之事，何必要我当心。”贾环叔侄两个连声答应。那些家人们来搬三爷的行李。王夫人道：“要开船了，你们去罢，我也不过迟三四天就到家。”贾环叔侄辞过太太，到各位奶奶船上都致意先去的说话。林之孝领着大小家人叩辞太太、奶奶们，又是林大奶奶领着众人媳妇、姑娘们也在各船辞过，这才一齐开船离了扬州，望着江口而去。

此时离金陵不远，人人盼着望到家。内中只有珍珠一人，他的心里大不快活。这是何故呢？只因他是个细心人，早已将前后之事周身打算。他想到：“当初宝玉出家之后，何不跟着宝钗直到于今，岂不完美？我同宝玉是何等样的情分！后来失足之事，这是我负了宝玉。于今又蒙太太不计前情，认以为女，同至金陵，与太太相依为命，设或太太有个长短，我将来靠着谁呢？前已一误，岂可再误！”于是左思右算，竟想出一个收梢结果的道路来，再三斟酌，主意已定。一早起来梳洗完毕，走到宝钗床边，将他叫醒。

宝钗也因一宵不寐，刚欲蒙眊睡去，又被珍珠唤醒，问道：“你大早的起来干什么？”珍珠笑道：“一夜未曾合眼，并无倦意。快要开船，起来看



看野景。”正在说话，有个嫂子来回宝二奶奶同四姑娘说：“环三爷同兰哥儿领着十三号船先回金陵，过来辞行。”宝钗、珍珠、宝月道：“对大爷们说，没有起来，回家再见，诸事小心保重。”回事的嫂子答应，出去回覆两位爷们。接着就是林之孝夫妻两个领着派去的男女众人都来回过。

听着各船鸣锣开船。宝钗起来梳洗完毕，那船早已过了扬州。是日正是秋风瑟瑟，细雨蒙蒙。晌午错些已出瓜洲江口，十三号的船就在那里分路。林之孝站在船头上，远远招呼这边爷们小心伺候，又吩咐船家些说话。四号船上家人、水手，络绎不绝答应。看那十三号船乘着顺风，竟往金陵而去。这里四号大船不多一会已到金山，将船湾住。太太同大奶奶两号居中，琏二奶奶的船在左，宝钗之船居右。水手们将船联住，下了梢锚，因为风大浪涌，每船加橛。宝钗、珍珠坐在窗口，望那江水滔滔，忽高忽下，江心里往来船只，击浪冲波，时远时近。

宝钗叹道：“我们安处深闺，那里知风波之险。”珍珠笑道：“看破生死轮回，即身入洪涛巨浪间，不啻莲花世界。”宝钗点头道：“其说有理。咱们过去见过太太，回来同你各作一篇长歌，以写此江景。”珍珠笑道：“我早知道你诗兴勃勃，我心里已经有一篇长别歌，正要打谅着请教。”宝钗道：“你别混说！太太最忌讳这些字眼。请罢，姑太太，你说着说着就没有溜儿。”珍珠笑着站起身来，同宝钗、宝月走出舱去。这船上两个家人是鲍忠、梁贵，站在船头伺候。丫头、嫂子们扶宝二奶奶同四姑娘走上船头，刚才走过大奶奶那边船去，只见汤顺的媳妇抱着那三岁小儿子四喜儿站在后梢。那孩子因珍珠喜欢，常常抱他，因此瞧见四姑娘，他赶着不住嘴的叫唤。

珍珠站着用手招他，引的那孩子越发着急，扑着要抱。珍珠对宝钗道：“这会儿又不下雨，你在这儿站一站，等我到后梢去抱一抱，省得他急的要哭。”说着，就往靠船的这边赶塘上走到后梢，将四喜儿抱了一抱，赶着就交给他妈，说道：“我见过太太再来抱你。”一面走出右边后梢门，往靠江的赶塘上就走。汤家的连忙叫道：“四姑娘！走这边去。”珍珠口里答道：“不怕！”那身子早已走上赶塘，只听见“扑通”一响，满船的男女只叫了一声“哎呀！”正是：

玉骨已同秋水白，芳容常共晓风寒。

不知珍珠的香躯可能打捞起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对长江王夫人哭女 奠杯酒祝公子悲珠

话说宝钗同那些丫头、媳妇都站在船头上，看见珍珠将四喜儿交给她妈，就向右边靠江的赶塘上急忙忙的走过来。众人正在招呼四姑娘快别要往这边走，道言未了，只见珍珠身子一闪，“扑通”一响，掉下江心。

船上前后大小男女一齐大叫：“嗟呀！四姑娘掉下江去了。”登时将各船的家人媳妇、丫头小子以及驾长水手人等魂都急冒，只听见一片人声喊叫：“快些打捞！”宝钗姐妹飞奔到珠大奶奶船上，同着到太太那边哭诉其事。王夫人听见，急的神色皆变，连忙吩咐，不惜重赏，赶忙捞救。平儿同友梅没有一个不急的恸哭。

那些水手们怕四姑娘闷在大船底下，赶着将四号船一齐放开，又雇了多少水鬼子下江去打捞，整整闹了半日，并无影响。看看日已西沉，满江烟雾不分南北，四号大船依旧帮住。船家、水手都来回爷们道：“这里正是金山的急流，水势汹涌，掉下去万无生理。只好回太太，明日一早，差几位爷们赶往下游去寻觅尸首，或者倒还找着。这会儿就差一万人也是不中用，白费事。请太太不用悲苦，这也是四姑娘的大数应该如此。”众家人听他们如此说话，细想想真也没法，只得都来回太太，请太太的示下。王夫人听了众人的说话，又悲又苦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奶奶、姑娘们无不伤感悲恸。那些家人男女们都因四姑娘平日做人厚德，人人感涕。上上下下连晚饭都没有吃，直闹了一夜。那抱琴更悲不欲生，几次三番要跳下江去，却被众人拉住。

王夫人听见，更觉伤惨，将抱琴叫进舱来，吩咐道：“你主人不幸失足落江，这是前生注定，死生有数。你且服侍宝二奶奶回到金陵，我自然料理你的终身依靠，休要呆气，白丢了性命。”抱琴跪在太太面前，泪流满面，呜咽半日，方哭诉道：“丫头蒙四姑娘豢养多年，情同母女，今主人不幸落江身死，丫头情愿到阴司去服侍姑娘，断不一人生在世上。只求太太开恩，准丫头同了姑娘去。”抱琴说罢，伏地恸哭。王夫人以及奶奶、姑娘们无不伤心流泪。

宝钗掩面对着抱琴道：“你听太太吩咐，且不用性急，横竖等着捞起姑娘的尸首来埋葬过了，你就死也好放心。况且天下的事也并不是一定而不可移的，掉下江去一定是死？或者你姑娘叫人家救了起来亦未可知。”平儿、



友梅、宝月也正在悲苦，听了宝钗的这番说话，想来倒还有理。看珍珠那个模样儿，不像是这样结果的，或者有人救了起来也论不定。平儿想罢，止住眼泪，就势的劝慰太太一番。王夫人含泪点头，对着抱琴道：“你且起来，等着我明日差人四下里去寻访，自有下落，再定主意。”抱琴听说，一面哭着磕头，站起身来。王夫人叫周瑞进来，吩咐道：“明日一早到寺里拈香后，就将船放到镇江，要往祝府去，横竖有两天耽搁。你多派几个水手往沿江一带寻找四姑娘的消息，或有人捞起尸首，咱们以便收殓。”周瑞连声答应，出去料理不提。

且说王夫人们悲哭了一夜，未曾合眼。到次日东方刚亮，有金山寺的长老率领僧众前来请贾太夫人到寺拈香，寺中备几乘大轿，在船边伺候。鲍忠、梁贵进来，请太太示下。王夫人道：“请长老先回寺去，说我就来拈香。”鲍忠们出去，回长老先回寺去。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俱各梳洗收拾完毕，用过点心，吩咐家人、媳妇、丫头、小子各分一半看船，一半跟往寺中拈香。众家男女齐声答应。王夫人吩咐已毕，同着奶奶、姑娘们走上船头，一齐上轿。宝钗命抱琴一同跟去。这些嫂子、姑娘们都跟着轿子，一大群往金山寺来。

走不多会，就看见寺门，长老领着合寺僧众赶忙迎接。王夫人们轿子抬进山门，到天王殿前下轿。长老过来稽首见礼，领着走甬道上，一直到大雄宝殿。中间三尊大佛气象庄严，面前挂着的斗大的琉璃长供，桌上摆着鲜花供果。此时灯烛辉煌，香烟缭绕。王夫人对着奶奶们道：“此乃江南第一禅林，蓬壶仙境亦不过如此。”众僧人鸣钟擂鼓。王夫人在佛前上香，虔诚礼拜，默祷一番。李纨、平儿、宝钗、友梅、巧姑娘彼此轮拜，各人默祷心事。拜完之后，只见抱琴走过来，对着三尊大佛跪下，只叫了一声：“我的佛爷！”就忍不住的纵声恸哭，涕泪纵横，舌干气咽。太太、奶奶们都为之心伤肠断。

宝钗忍住悲苦，过来拉住抱琴道：“你快别哭了，你不怕苦坏太太。”友梅也过来帮着将抱琴拉起。抱琴一面哭着，一手指着中间的这尊佛像说道：“你若是叫我的姑娘好好回来。使我主仆见面，我当攒下的几两银子，买些素菜、三牲来谢你，我还要给你磕几千几百多少的头。你若是将我的姑娘淹死了，横竖我同你拼定了命！我先撕开你的那张大嘴，挖出那两个大眼子，出了我的怨气，我就在你那大肚子上一头碰死了，还要你偿命！”太太、奶奶们正在一团悲戚，听着抱琴这番说话，都不觉好笑。宝钗笑道：“你这话一点不错。等着找不见你的姑娘，咱们帮着你来拼命。这会儿让长老拈过香，要诵经拜忏呢。”知客和尚过来，请太太们到方丈奉茶。王夫人领着奶奶们来到方丈，见修竹平山，曲池古木，十分幽洁，到方丈室如登仙

境。早已摆着四张果桌，知客僧请太夫人同各位夫人、小姐请用茶果。

王夫人见中间一桌上边设着坐位，右首亦有一坐；左边一桌朝西设着两个坐位；右边两桌每桌朝东设着一个坐。王夫人道：“我们只消一桌足矣，何必摆上这些？”知客道：“并无多物，不过是扬子江心杯水之敬，请太夫人升坐。”王夫人领着宝月、巧姑娘坐了中间一桌；李纨同着友梅坐了左边一桌；宝钗叫将坐儿移上去，同平儿坐了右边一桌。知客僧派几个十二三岁清秀小侍者在此伺候，自家退了出去，照应跟来的各位爷们。

王夫人对奶奶们道：“果然这些茶色味与他处不同。”宝钗点头正要答应，见鲍忠的媳妇匆匆进来回道：“祝府太太、奶奶都来接太太，这会儿在殿上拜佛呢。”王夫人听了，赶忙站起身来，刚要走出坐位，周家的又进来回道：“桂大爷同着宝二爷来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那里话来？”口里说着，抬头往外一看，只见桂堂在前，后面一人穿着重服，面貌神情活似宝玉。两人急急跑进禅房，桂堂抢到王夫人面前，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桂堂请奶奶安。”巧姑娘无处可避，赶忙走开。王夫人扶着问道：“你妈妈们还在这里吗？”桂堂道：“在这儿等着奶奶呢。”

梦玉不等说完话，早已走到面前，将桂堂拉开，赶忙跪下，说道：“太太，你怎么今日才来？”话也没有说完，抱着王夫人的腿大哭起来。桂堂过去给丈母请安，又见过大嫂子、宝二嫂子、友妹妹们。平儿指道：“这是薛姨妈的宝月姐姐。”桂堂见礼，过去同巧姑娘见个礼，急回身问道：“四姐姐呢？”宝钗流着泪道：“再对你说。那个不是祝家梦玉兄弟吗？”桂堂应道：“正是他。”梦玉在王夫人面前哭拜一会，引起王夫人想宝玉的一番悲切，止不住伤心流泪，将梦玉拉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是我的梦玉吗？”梦玉点头应道：“儿子就是梦玉。”王夫人含泪说道：“你且过去见了嫂子们再来说话。”梦玉连忙走过这边，一眼瞧见宝钗，走上前去，拉着说道：“这位姐姐是谁，我怎么很面熟？”宝钗一段伤心，呜呜咽咽说道：“兄弟，我就是薛氏宝钗。”梦玉道：“噯呀，就是宝姐姐吗！快些请坐了，让梦玉拜见。”说毕，倒身跪下，宝钗含悲回礼。拜毕起来，宝钗指着道：“这是珠大嫂子，这是琏二嫂子，这是友妹妹，这是你薛家妈的宝月姐姐，都一齐拜见罢。”梦玉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说道：“我怎么都在那里见过，一个个的好面熟？”奶奶、姑娘拜完之后，平儿叫巧姑娘过来拜见。梦玉问道：“这就是珍珠四姐姐吗？”宝钗道：“这是琏二嫂子的女儿巧姑娘。你那四姐姐一会再对你说罢。”

梦玉正要再问，只见祝府的太太、奶奶们一齐进来，头里走的是桂府金夫人，后面跟着一大群。王夫人领着奶奶们赶忙往外迎接，金夫人一眼瞧见，忙叫道：“姐姐，怎么四姑娘掉下江去？”王夫人未曾回答，后面的那



些太太、奶奶们都齐声急问道：“怎么四姑娘掉下江去？”梦玉、桂堂一齐大惊，拉着王夫人问道：“太太，太太！怎么，怎么？”王夫人泪流满面，点头应道：“昨日失脚踏江，无从捞救。”王夫人一言未毕，梦玉登时面色皆变，叫声“嗟呀！”仰面一跤，栽倒在地。王夫人、金夫人以及祝府的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们急的手忙脚乱，扶他坐在地上，掐着人中，不住口的乱叫梦玉，又赶着灌了几口姜汤。梦玉渐渐苏苏，众人放心。

宝钗瞅着梦玉，也不是心疼，也不是肠断，也不是悲苦，也不是伤感，竟说不出那一种的难过，只对着流泪而已。王夫人看见梦玉如此情形，竟活似当年宝玉，只可怜珍珠不得见面，差得半日工夫，活泼泼的一个人，做了江心之鬼。想到这里，由不得五中皆裂，泪如泉涌。

正在悲感，见梦玉忽然站了起来，往外就跑，众人拉住问道：“你往那里去？”梦玉道：“我去瞧瞧，在那里掉下去的。”宝钗过来将他拉住，流着两行香泪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且等着，已经差人去找寻下落，就是你去看看也无益。”金夫人连声说道：“好儿子，你宝二嫂子的话说的很是。你不要性急，且等众人同你太太见过礼，咱们再说。”梦玉含泪点头。祝府的太太、奶奶们才知道这位就是宝二奶奶，就有好几位走过来，拉着宝钗道：“宝姐姐，怎么咱们今日才得见面？”宝钗将众人一看，倒像都是旧时相识。又见桂蟾珠站在众人背后，满面啼痕，不住手的擦泪。宝钗道：“候着太太们相见后，咱们再叙。”

金夫人道：“咱们在殿上拈香，听见说抱琴要同佛爷拼命一段故事，才知道四姑娘落江之事。咱们惊的心胆俱碎。又兼着梦玉这一闹，众人连礼都还未见。”对王夫人道：“这位是我的姑太太，梦玉本生之母；这位梅大妹妹是这海珠、掌珠之母；这位竺亲家，九如之母；这是郑大姐姐，汝湘之母，是祝府姑表兄妹；这顾二妹妹是我嫡堂姐妹，他妹夫行四，现充商总，同祝大哥哥们是老亲，他这女儿玉书是我的干女儿；这是我姑太太的女儿修云，是梦玉的胞妹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都是至亲，今日才得拜见。”金夫人对梅姑太太道：“这就是我大姐姐贾太夫人，这是大亲家太太，这是我亲家琏二妹妹，这是你们方才知道的宝二妹妹，这是友梅姑娘，这是薛二姐姐的宝月姑娘，这就是巧姑娘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今日幸有妹妹在这里给咱们通个履历，不然咱们要通半日的乡贯，才得明白。”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们彼此拜见。桂夫人道：“今日一早，本寺差人报信，知道姐姐在此拈香，咱们老太太听见十分欢喜。自从接着大姐姐家信之后，天天在家里盼你，将沈四姐姐、薛二姐姐、三兄弟同三妹妹们留着，等姐姐来了，大家热闹几天。今日老太太催着咱们来接，等不及沈四姐姐们梳洗。谁知到这儿，听见四姑娘这个信，一会儿老太太知道

怎么好呢？”梅秋琴道：“老太太很望着要见四姑娘，这件事断不可叫他老人家知道。”郑太太道：“依我的主意，就说四姑娘先回金陵去了，且等大姐姐回来，咱们再慢慢对老太太说这缘故，或者另外商量出一个主意来也可。”顾四太太们都说甚是。

金夫人道：“咱们站了半日，且坐下慢慢再说。”海珠们这些姐妹拉着宝钗，倒像是他乡遇故知的一样，连顾玉书也异常亲热。只有梦玉十分不乐，对着桂夫人道：“我去多派些人，到沿江一带去寻找四姐姐的下落。”桂夫人道：“须叫周惠进来吩咐，不必你去。”海珠道：“昨日风浪不大，横竖漂不很远，赶着去找，总有下落。”

太太们正在说话，见姑娘、媳妇跟着沈夫人、薛姑太太来到方丈。沈夫人同宝钗是姑嫂、姐妹、母女相逢，这一见面说不尽悲喜交集，又哭又笑，说不了那些记念说话。宝月上前拜见母亲、舅母，珠大奶奶们一齐磕头请安，十分亲热。众姐妹挨次坐下。沈夫人道：“那年你三哥得了大学士，正想着兄妹们一堆相聚，谁知到半路上忽遭大故，我因此悲苦成病。服满后，叫孩子们各去做官，我在家安养。今年薛家二妹妹回家修墓，正要起身，谁知无意中承继了梦玉，才知道大妹妹回金陵的信儿。薛二妹妹给梦玉娶了亲，咱们一同送来，给老太太补拜大庆。我又同郑大妹妹做了亲家。老太太留咱们，等桂三兄弟同大妹妹们来了才放回去。今日姐妹、母女在这儿相逢，真是意想不到！”

薛姑太太道：“让茗烟见过太太，咱们再说。”茗烟赶忙抢上几步，双膝跪下，两手往上爬了几步，口中说道：“奴才几年不曾伺候太太。”一言未了，放声大哭。王夫人同宝钗见是伺候宝玉的茗烟，也止不住一阵伤心，泪流满面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也在这里？”茗烟哭拜一回，起来请了安，见过大奶奶、琏二奶奶，走到宝钗面前跪下，叫了一声“宝二奶奶”，声泪齐出，十分悲恸。

宝钗道：“你且见过两位姑娘，太太还有说话问你。”茗烟见过姑娘。王夫人道：“你怎么倒在这里？说给我听。”茗烟站在太太面前，含泪答道：“奴才自从那年辞了太太，要上天下地去找宝二爷，各处走到。后来盘费用尽，只得沿途要饭，一路寻访，总无影响。今年来到金陵，寻了几日，这天睡在一个土地庙门口，来了一个疯和尚，对奴才说：‘你一番苦志，明日可以得见主人。’又对奴才说了方向。奴才第二日依着方向走去，就遇见这里大爷。初见面错认了是宝二爷，说到后来，才知道是祝府的大爷。蒙大爷的恩典，将奴才带了回来，收在身边服侍。这大爷光景很同宝二爷一样，待奴才很好。前在金陵，遇见薛姨太太同三舅太太，听见说太太同宝二奶奶们都回金陵，奴才天天在这里盼望，今日才得见太太、奶奶面。又听见说惜